

當阿里山神木傾頹時

When the Mystic Tree of Mt. Ali Collapses

沈昆賢 Kun-Xian SHEN

國立政治大學英文系四年級學生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交換學生）

依稀還記得，年幼的時候，家鄉發生了一件大事。

那是對於剛剛開始理解生命的兒童而言，最不堪入目，卻又引人入勝的秘密——死亡。這靈魂的收割者，如同窗簾外的大野狼，或者是浴室裡的女鬼一樣，讓我感到恐懼驚惶，但卻又同時矛盾的期待著它的出現。我默默地知道，我不是它的獵物，不會隨著黑夜的來臨而逝去。這種竊喜，在曾祖母過世時，如同守靈的燭火一樣奮力地顫抖著，彷彿這麼一來，死亡便不會在我的身上烙印一個標記。但死神，事實上，不甚在乎一個孩童的想像遊戲。它像個趕工的領班，蓋棺、誦經、離家、出殯、火化，既經濟又有效率，只要談好價格，即使在深黑的都市裡，照樣不辭辛勞。這就是我對死亡的認識：速速掩埋、快快遺忘。

從此以後，再沒有人談起曾祖母。

然而，讓一個孩童的好奇心更加被誘發的是，就連那些更顯而易見的景物（而非我那因年邁而只能支吾其詞的曾祖母）之消逝，人們也鮮少提起。彼時，大嘉義區東部的阿里山，遭到大雨侵襲；孩童們心中總是崇仰著的那棵高達三千歲的神木，居然也不堪一擊而倒地。

「爸，神木死了耶！」我還能想起自己眼中閃著奇詭的光芒，語帶興奮的宣布這項不幸的消息。

「喔！」爸爸的語氣平淡，毫不關心死亡的嚴重性。

「我們才去看過它幾次耶！它就這樣倒了！怎麼辦！」我繼續試探著，希望可以從大人的口中問出應對的方案。

「唉，那棵檜木早就死了，只是觀光區一直掛著神木這個牌子而已啦！」顯然，爸爸見過的生生死死比我這樣一個毛頭小鬼還要多上百倍，早已看破紅塵。

「可是，可是，這樣子阿里山以後，就沒有神木了，那我們去阿里山還要看什麼？」我急了，急著想賦予身邊發生的這件大事一點什麼意義。

「有什麼好看的，你現在打開窗戶就有一堆樹，還有很多樹葉。」可惜爸爸完全不解風情。

我想像的神木之死，是一道暗夜中的天雷降下的毀滅、是一場世紀末的豪雨帶來的終結。我想要狠狠地在腦海中記住這突如其來的匱乏、想要在外地人面前可以大聲宣布「阿里山神木已死！」、想要留住這道焦黑的傷痕。

我當時還只是個孩童，還不知道世界並不像神怪故事描繪的那般浪漫。總是要到被欺騙了千千萬萬次以後，才能夠懂得父親語氣流露的那股麻痺。

※

高中畢業以後，總是想藉機脫離父母，獨自一人到外地生活。

雖然我是個戀家的人，但故鄉的生活總是一成不變，令人煩悶到抓狂。我想起小時候父親叫我打開窗戶去看那群平凡的樹木，那正是小城生活的象徵，不似水泥叢林的巍峨高樓，也不似阿里山的沖天神木。

於是，我心中種種對台北城的幻想，讓我踏上了人生第一次的旅行。但，選擇大學，其實與網路購物或者報名旅行社沒有太大的差別。一間又一間的大學，給你一件又一件的承諾：「最美的風景」、「最多元的文化」、「最藝術的校園」，一不小心，你以為你在選購那些在假期間爭奇鬥豔的觀光區門票。最終，其實你選擇了什麼，差別並不大。

商品之間的差別不大，每項實際商品跟保證的內容，落差卻很大。在政治大學，我能看到的盡是低矮的灰階色調建築，彷彿有人勒令他們不得比校內那兩座雄偉的蔣中正銅像還要顯眼。在整個台北市，我則看到處處坑疤的施工現場——為了更快速的捷運、為了更寬敞的公寓、為了更方便的商場。我感到奇怪：台北不是全台灣最進步的城市嗎？怎麼會生得如此醜陋？我的腦海中，又浮現了窗外的那叢無趣、一目了然的綠樹。不，就連那些庸常的植物，都比這些死氣沉沉的無機物還要生機蓬勃。



1 阿里山雲海。(民國 67 年攝)

原本還對代表庶民生活的夜市抱持一線希望的我，更是錯得離譜。總愛自稱自己「擁有」全台灣最多夜市的台北，老愛將這些地景形容得生猛有力、包山包海，彷彿整個城市鬱積的憂愁，永遠可以在這些場所得適度的解脫。然而，一處走過一處，我看到的只是一個個被政府規劃得如出一轍的模型。它們賣著千篇一律的食物——士林香腸（士林以外保證也買得到）、豪大大雞排（不是台中的名產嗎？）、青蛙撞奶（每一間都堅稱自己才是元祖）……。

最終，就連我在高中時期視為是台灣文藝象徵的誠品書局，在台北都彷彿是那些如蟑螂滋生的連鎖便利商店一樣，每間店幾乎都羅列著一模一樣的暢銷勵志書籍，要你打起精神、鼓起勇氣，去面對一天又一天的沉悶都市生活。

難怪，才沒幾個禮拜，我就想家了。

※

返鄉的旅途中，總是平添許多對家不實的幻想：南部的食物比較道地、南部的風景比較美麗、南部的居民比較親和……。好像受到成人世界的謊言刺激越多，我就越退化為當年那個對死亡有浪漫化傾向的幼童，對於過去的、遺失的、忘卻的，有強烈的附著心理。

在這樣刻意的營造之下，我特地再次造訪了阿里山。作為一個嘉義在地人，阿里山對我來說是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所在。就好像，你總以為自己能夠記得所有家族親戚的名字與職業、身分、年齡，但卻常在碰面時啞然失言，彷彿在都市街頭撞見多年未見的點頭之交一樣。阿里山對我而言，就是那道用保鮮膜封存在冰箱庫存許久，靈光一閃之下才把它拿出來點綴在生活中的配料。那點淡淡的回憶，其實正來自於我當初對神木的死亡之期待——一個古老守護者的逝去，是否能夠換得新生命的誕生？我憶起宮崎駿的《魔法公

主》中，被人類汙染而破壞的環境，最後還是能夠重新滋長出綠意盎然的氛圍。

於是，特意挑了春季前去山上賞櫻，希望在深入秘境探訪古木的遺骨前，能夠先重溫這片嘉義的後花園。

不過，雙眼還沒來得及與群花神交，倒是雙耳先被尖銳的觀光客嘈雜喧鬧聲給刺得敏感異常。往山上的小徑望上去，處處皆塞滿了隨著人流移動的肉體。他們的感官並未與山景互動，而是被前後左右的各種商家兜著隨處飄移（諷刺的是，便利商店吸引的人，永遠比山徑還要多！）。俗話說，人比花嬌，但在阿里山，是人比花多。更有甚者，在阿里山，從口音就可以判斷得出來，從中國來的人數遠勝於台灣人。

我著實嚇傻了。

當我終於有機會站到一株櫻花樹下，手伸上樹梢想更仔細的審視花朵時，一位中國來的大嬸，以身著厚重雪衣的優勢硬是將我擠到一旁，差點跌坐在一塊平滑的石頭上。

「這棵、這棵！這棵看起來比較美兒！」大嬸用她陌生的口音及有力的臂膀，將同屬旅行團的同伴都召集到這棵樹下。

「哎呀哎呀！好，大家在這邊拍張照，留個紀念好不好？」在道路前方探勘的台灣導遊，個子矮矮的，以誇大歡欣的口吻說著。

大批大批的中國人湧了過來，人手緊握著一台數位相機，悉數交給導遊以複製同樣場景的相片。當他們在看到導遊以閃光燈獵取眼前的風景時，臉上露出了滿足的微笑，彷彿說著「我也到過阿里山！」。

「好！這個拍完，我們接著去拍神木！」導遊趕鴨子上架般，將管理的鴨群們溫柔的驅趕到下一個放養的池子。

等等，我懷疑我是不是聽錯了什麼。神木？我以為神木早已經在我童年時，就結束了它長久的生命了；雖然不時的必須被他們擋下以方便他們「留念」，我還是狐疑地尾隨著這批狩獵集團。



2 阿里山神木。(民國 67 年攝)



3 阿里山三代神木。(民國 67 年攝)



4 阿里山登山柴油車。(民國 67 年攝)

「大家看，這邊走過去，可以看到很多的神木，都很難得一見！你們可以去找喜歡的拍照！等等再回來集合。」導遊交代完畢之後，就坐在一旁開始納涼。

原來是這麼回事！所謂的「神木」，根本就不是那棵死去的、三千歲的始祖！不是那位英勇死去的英雄！為了觀光利益還有名聲，為了讓神木的神話能夠繼續吸引中國觀光客，政府特意找了許多較年輕樹齡的檜木，命名為新一代的神木。更有甚者，這原本的「一神教」還成了「多神信仰」，羅列數十株檜木供君挑選，只要照片中有棵粗粗的木頭，你就可以宣稱自己曾到過台灣那座聲名遠播的阿里山。

在一片「好巨大啊！」、「好雄偉啊！」的誇張讚嘆聲中，我赫然察覺自己的愚昧。或許，他們

這些外來的觀光客，只是被官方與旅行社建構的神話所綁架的無知者。但，一直誤以為家鄉的景色有個特定浪漫樣貌的我，與行居台北又有什麼區別？在飄落的一片白茫茫櫻花瓣之中，我突然覺得好迷失。我找不到我的家。

突然，我懂了為什麼父親在小時候會用那麼不在意的口吻回應我焦急的質問。在那趕工的死神催促之下，早已沒有任何死亡或新生能夠讓父親一輩的人不再麻痺。速速掩埋、快快遺忘，這就是大人世界的規矩。遺忘以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批不再真實的複製商品。於是，就連家鄉，都不再是家鄉了。或許，他們可以不斷的再造神木，但原鄉人心中的那棵神木，早已經傾頹。

（本文圖片提供：陳登聖）